

江上草

黄孝纪

《古诗十九首》里有“青青河畔草”的描述,王安石也曾发出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慨叹。每当吟诵这些美好的诗句,我的脑海顿时就会呈现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江河,那里草色青青,流水清澈,那么空濛,那么静谧,那么熟悉!那不就是我故乡的江流吗?

故乡的江岸,常年青草密布,即便深秋江畔的高杨和垂柳黄叶飘零,那些一如大地皮肤一般的草们仍然活活泼泼,绿意无限,正所谓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。这些江草,种类繁多,红秆子草、猪耳朵草、牛鞭草、狗尾巴草、针茅草、蛇泡草……琳琅满目。不过,最多最密集的野草,要算地皮草了。

地皮草也叫马鞭筋,又叫路边草。它那针线状的细微长茎匍匐在地,每一个茎节处对生着两片针尖般的长叶,不停地向前生长,又不停地扎下根来。它们成丛成片地繁衍蔓延,将江岸的泥土紧紧地包裹起来,像铺上了绿绒绒的毛毯。

地皮草茂密鲜嫩,绿意盎然,在雨后之后,或者生了露水,草尖上顶着无数颗水珠,晶莹剔透,闪着光亮,尤为可爱。这可爱的青草,更是耕牛的美味

佳肴。每天里,江流的两岸,在江树的掩映之下,总有牛儿低头吃草的身影。这些耕牛,或是耕田劳累之后,农夫解下了鼻绳,任其在江边啃嚼;或是大大小小的三五头一群,被放牛人驱赶了来。它们散开在江岸坡,愉快地啃着,不停地弹出舌头,卷进青草,霍霍有声,脖子下的铃铛也摇晃得叮叮当当响。江水漾着清波,倒映着它们神情专注缓缓前行的庞大身影。

江岸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扯猪草的地方,红秆子草,猪耳朵草,毛老虎,烂布筋,这些草或长得高,或叶片阔,容易手扯。独地皮草难对付。地皮草向上长得没一握高,又牵连连连扎根泥土,拔起来很费力,手指痛,有时就用镰刀割。倘使眼前突然有一丛特别深、特别青绿的地皮草,不用说,草下准是一堆牛粪的干枯残渣,黑乎乎的,大孔小洞,散成一片。那该是屎壳郎曾奋斗过的地方。

春天的江岸自然是最迷人的时候了。草色青青,杨树、柳树发了新叶,桃树、李树开了花朵,笋子冒出来了,燕子也呢喃飞翔了。有时连震天动地的雷雨,天明时停息了,太阳出来了。而那些清亮亮的地皮草上,竟然生出一片片墨

绿色的雷公菌,皱皱的,软软的,被我们拾了来,洗去黏附的草叶,做成一碗好菜。

春雨绵绵的时节,江水满了,淹上了地皮草。江岸的水田也满了,水不住地从田埂口坝流出,沿着江岸的沟槽汇入江流。有的地段,田水直接从江岸顶溢出来,漫过满坡的地皮草,潺潺流下。这时候的泥鳅和鲫鱼最开心了,它们成群结队,不住地溯流而上。江岸的沟槽满是泥鳅和鱼虾,甚至地皮草的斜坡上,也到处都是哗啦啦窜水的泥鳅和江鲫。这样的日子,我们自然也十分开心,捉泥鳅捉鱼,忙得手忙脚乱,尖叫阵阵。

江岸上还有一种草,叫鱼草。这种草生长在江岸的下端,临着水滨。它们也是成丛成片地生长,茎叶粗壮,齐刷刷的能长一尺多高。这草用手拔断很费力,得用刀割。夏日的早晨,那些放鱼塘的村人,常挑了一担竹筛,来江岸割上满满一担鱼草。

丝草也是鱼儿喜欢吃的青草,像一条条深绿色的长丝绺,长满在水质清澈的水圳和江底,在水流里不住地轻摇慢晃,姿态曼妙。站在岸边,我们都能看到鱼虾在茂密的丝草里游动。在盛夏,就常有村人赤膊在江水里捞丝草,既可直接喂鱼,也能一撮一撮插在浅水鱼塘里。

感谢这些江上草!它们在堤岸、在水滨、在江底,深深扎根这条江流,稳固着堤岸与河床,绵延生生不息。青草绿水,相依相伴,相辅相成,共同哺育着大地上的生灵,成就了世代繁衍的烟火乡村。

的豆角,仔细一看是她。那一霎那,袁满想机会来了,她终于落在了我手上。他放轻脚步向前移动,走着走着,他脑海里突然浮出几个饥饿的孩子围着她抢饭吃的凄惨情景。一个寡妇面对几个饥饿的孩子,难啊!为了不让孩子饿死,才不得不这样。袁满大声咳嗽,想把她吓跑,她却没反应,也许没听见。袁满只得停下来,蹲在田埂下,他也是又冷又饿,蹲下来,田埂还可为他挡点风。不想三槐叔几个不巧也收工过来了,袁满一激灵,站起来对三槐叔说:“前面有人在偷生产队的豆角,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抓住她,你们来得正好。”按照袁满的吩咐,几个人分头向淑贞包抄过去,眼看就要靠近她了,袁满突然“救命、救命”地大叫着。“怎么啦?怎么啦?”三槐几个急回头来救袁满。由于只顾追,袁满一脚踏空,摔倒在荆棘里。

“嫂子啊!这回我没法帮你了。”

袁满从柜子里翻出一件衬衫,刚披到身上就像触电一般——我这一去,抓住了淑贞,也就毁了他儿子大雨。大雨在学校品学兼优,将来的大学生,国家的栋梁。社员认为她家成了大队的负担,一家六口让他们养着早就有意见了,好几次嚷着要大雨辍学回家务农,只差没闹到学校了,淑贞硬顶着没让他辍学。如果淑贞这次就被抓,一定会殃及他,社员会闹到公社或县里,公社会派人把大雨从学校喊回来。大雨辍学,掐灭的不仅仅是淑贞的希望,大雨的前程……

袁满不敢往下想,眼角似有虫子在爬,他在心底哀叹着:“嫂子啊,我救不了你——”

三槐知道时间紧迫,淑贞手脚快,这时候恐怕早走了,抓不着了,而袁满书记先是不表态,表态了又这么磨磨蹭蹭的半天不出来。三槐冲进屋里,见袁书记无事般站在那里,气急了,说:“袁满,你可不能忘了,淑贞丈夫在时是怎么欺负你父亲的……”三槐还没说完,袁满说:“三槐叔,您不说我也不会忘记。我恨不得马上把她抓住!您是看到的,上次为抓她,我被荆棘划得满身是血,还差点摔断腿。我今天只是不想光着膀子去抓他,不想我就这一件衬衣,我舍不得,怕和上次那样被荆棘划破,那以后去开会、接待上级领导就会穿得像乞丐一样。”

“算了,时间紧迫,我就不考虑这考虑那了。走,抓贼去!”

因月想好友

刘新昌

本来无月。然倚窗夜读《幽梦影》,读到一段话,心,豁然一声被点亮,如坐在黑暗里,忽的一下,一片月光,透过窗棂,斜照进来,心中立马纯净、明亮。

这段话是:“因雪想高士,因花想美人,因酒想侠客,因月想好友,因山水想得意诗文。”

初秋之夜,溽暑未消,寒露未至,下雪为时尚早,更何况本人资质平庸,际遇平淡,与高士结交,机会为零,不想也罢。窗前倒是有几盆兰草,枝叶繁茂,长势葳蕤,只可惜,难见其开花,无花,怎么想美人?且书上还说,这美人,需以花为貌、鸟为声、月为神、玉为骨、冰雪为肤、秋水为姿、诗词为心。这样的美人,想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侣,我一介俗夫,往哪想去?

倒不妨借着心中的这点“月光”,想一想好友。人生路上,知己难求,但好友却可以有不少。

想好友时,轻轻地闭上眼,那些音容笑貌,就会如清澈山泉一样,一汩一汩从心底流出,一路歌唱着,流过光滑的石头,流过清澈的小溪,流过奔涌的江河,流向更远的远方……那是童年时,一起放牛、一起和尿泥的你我;那是读书时,一起考学、一同成长的你我;那是工作后,彼此关照、互相扶持的你我……

想好友时,静静地喝杯茶,那些如烟往事,就会如老旧默片一般,一帧一帧在眼前浮现,从容更迭着,那是懵懂无知、少不更事的你我,那是青涩冲劲、青春绽放的你我,那是走向成熟、稳重自持的你我……交心时,秉烛夜谈过,生气时,拳打脚踢过,成功时,鲜花祝福过,失败时,相拥哭泣过,一起喝过天酒,一起侃过大山,一起穿过,一起苦过……

尽管,有些好友已多年没有联系,也无从联系,但心中一定有个角落属于他们。思念,有时就像你心田里散养的一只小鹿,平时看不到它的踪影,说不定在哪个闲适的时刻,忽然间,它就欢蹦乱跳地冲进你的心田,一顿乱踏,踏得你泪眼婆娑、心痛不已。

说到闲适时刻,不禁想起潘天寿的一幅画,两只肥萌的小鸡立在地上,一只低头啄食,一只呆望远方。我总觉得,那只低头啄食的小鸡,是白天的我,而那只呆望远方的小鸡,是此刻的我。

潘先生给画题了款妙趣横生的跋——闲向阶前啄绿苔。“跋是用篆书书写的,跋后面是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。我想,那个“寿”字,不仅仅是潘老先生的名字落款,应该还有“得闲人得寿”的深意吧。还有那个繁体“闲”字,韵味十足,“閒”,月照门里,何等闲适!可关键问题是,此时此刻,月光照在我心里,敢问潘老先生:该用什么字呢?

满江红·时代颂

谢卜生

回望

欣然回首,似银河,满目璀璨。亚投行,一带一路,放歌高吭。刮骨疗毒党至伟,革故铸魂长城钢。跨“陷阱”,国力居昆仲,世震撼。

高铁飞,天眼亮,航母群,“太湖光”。墨子星,科技托起梦想。神舟天宫碧落恋,扶贫绿色民生旺。莫停歇,众志成城砺行,同心干。

展望

引颈远眺,新时代,霞光漫漫。首百谄,举国决战,全面小康。二零三五现代化,百年和美富强。勃自信,创新驱动动力,邈无限。新时代,习思想,踏征程,帅指南。驾巨轮,万众洪荒远航。中华复兴神圣事,民心向往至上。为崛起,肆力三十载,金彼岸。

袁满抓贼

刘立文

天异常热,劳累一天的袁满想早些睡下,可屋里像蒸笼,怎么也睡不着,他不得不去禾场上乘凉。袁满刚坐定,三槐叔就气喘吁吁地迈着沉重的步子跑来了。三槐气还没喘匀就掐着嗓子说:“袁书记,寡妇又去三眼塘偷稻子了,快,快去抓!”

寡妇叫淑贞,前年丈夫去世,留下包括遗腹子在内五个孩子,可她一个人劳动,有六张嘴在大队集体食堂吃饭,社员们都认为她剥削了大家的劳动成果,为这,大家都嫌她,连她的名字也不叫了,直接叫寡妇。三槐还没说完,袁满一惊,打了个寒颤,心一下就凉了。

淑贞是他们生产队的,还是他的本家嫂子,五个孩子,大的十五,小的还不到两岁。大儿子大雨,按年龄可以出集体工了,可他在县城读高中,还要家里节衣缩食供他。食堂饭是计划定量的,出工与否不同,青少幼有别。因孩子们不能下地干活,定量少,又正长身体,特别能吃,常常饿得叫喊的力气都没有,只好躺在床上,夏天就干脆躺地上,或靠在墙根上,那情状就像快要死的人,叫人不忍心看。袁满常想,虽然淑贞丈夫在世时常和他父亲闹意见,枫桥人都知道,要是自己有能力还会帮她一家渡过难关,无奈自己每天也是食堂那顿饭,劳动强度又那么大,常常处在半饥饿状态,他又希望有能力的人救济他们家一点粮食,让孩子们能活下来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,这是积德的事,他相信一定会有人做,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
稻子还没成熟,大队仓库里的粮食数不到收割那天,社员们的定量不断减少,一个劲地喊饿。孩子们准是又饿得不行了,不然——想到这,袁满心有些隐隐的痛。

可想到上次让她跑了,还没多久,而且天还刚断黑,她就这么猴急的,这让袁满心里有些恨——快四十的人了,怎么还这么不懂事,这么莽撞!

袁满又想起那些孩子。他早些日子从淑贞家门前经过,见她从食堂打

来一盆饭和孩子们一起吃,她的一只脚还在门外,几个孩子就围了上来,五岁的老四许是饿极了,用手抓盆里的饭吃,急得连碗筷也不用了,为了能多吃点,啜得流眼泪,可手还使劲往嘴里塞饭,这时看得流口水的老三忍不住了,也伸手往盆里抓饭吃,见老三也这样了,老二也急忙伸手,两岁的老五也使劲踮起脚跟,把手伸进盆里,顿时哭声、叫喊声、抢夺声蜂拥而起。

日子这么苦,大家都在挨饿,何日是个头?他仰天一声长叹,不想一低头看见眼前还站着三槐。三槐张着嘴像是要向他说什么。袁满一惊,自己走神了。三槐是来告诉他有人去偷生产队的稻子了,催他快些去抓贼。这时的稻子还没全熟,就有人选择成熟的偷摘,再不管就会泛滥了。

“太不像话了,胆子也够大的了!”袁满稍作停顿,说,“等会,我就去。”

“书记,不能再等了,迟了她就得手了!”

“你看,我这样子能去吗?”袁满说,“去抓贼,而且是个女的,我总不能光着膀子吧?不光不能这样,我还要做些其他方面的准备,你知道,她是我嫂子,不会随便服我;她又是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,嘴又那么厉害,我要想好怎么去对付她。”

袁满稍作停顿,说:“我现在是枫桥大队之主,你把这事报告到我这里,我有责任要管,不管如何向全大队的社员交待,而且她又是我嫂,尽管不是亲嫂,要是我不管,或不管好,社员会说我徇私……”

袁满还想说下去。他平时说话就不多,当老百姓时只埋头苦干,当书记后在台上作报告也简短,说话拣扼要的,三槐今晚是想急着逮住淑贞,而袁满又是分析阐述,又是强调表明。三槐越是着急,越觉得袁满话长。三槐想,不能让他这样把宝贵的时间耗了,说:“书记,你懂。你就快些,不然她就得手了!”

袁满站在衣柜前,想起淑贞嫂上次偷生产队的豆角。那晚,他从地里收工回来,月色下远远地看见有人在摘生产队